

冬奥有你更精彩

——记北京冬奥会青年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曹奇 李前 郭雅茹

他们忙碌在赛事场馆,引导观众,维持秩序;

他们服务于闭环驻地,悉心接待,事无巨细;

他们坚守在不同领域,热情服务,青春洋溢;

他们是闪耀在冰雪盛会中的“天霁蓝”,是北京冬奥会上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历经“双奥”,情怀始终如一

“作为冬奥志愿者,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的使命。”来自清华大学的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余中淇,话语中充满自豪。

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的他回忆起自己与奥运的缘分,仍然历历在目。

2008年的暑假,当时上小学五年级的余中淇报名成为小志愿者,感受奥运氛围的同时,在场馆周边搭建的亭子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段经历也将他与奥运紧密地连在一起。

“由于年龄小,我当时主要帮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做些辅助性工作。”他说,当时就盼着像他们一样,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奥运志愿者。

14年后,当梦想照进现实,余中淇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了更为核心的岗位——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成为最早上岗的一批志愿者,主要为来自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提供联络、接待、翻译等服务。

“希望自己做好服务工作,与更多国际友人成为朋友,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积极、热情、向上的形象。”这是余中淇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也是每位冬奥志

愿者的心声。

和余中淇相似,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李习文也迎来了自己的“双奥”之旅。

在北京奥运会担任志愿者时,李习文还是一名大学生。从学生变成老师,从夏奥再到冬奥,昔日的“鸟巢一代”在成长中,用实际行动将奥运梦想不断升华。

如今,李习文作为国家速滑馆志愿者经理,主要协助场馆内20多个业务领域进行志愿者培训,涉及场馆实地探勘、心理辅导、防疫安排等内容。工作忙碌,春节期间尽管家人在京过年,李习文却没能与家人团聚。

“今年和志愿者们一起过年,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也是一个难得的人生经历。”李习文说,“与奥运结缘,是我人生中永远值得铭记的大事。”

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成为北京最好的名片;2022年,北京成为首个“双奥之城”,“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已成为越来越多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价值选择。

情暖赛场,展现奉献精神

身为从东北这个可以“速冻一切”的地方走出来的人,张鸿博直言还是有点低估了崇礼的低温:“站时间久了,从山谷吹来的风仿佛能把人吹透,刺骨的冷。”

这位燕山大学的大四学生是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一名志愿者。张鸿博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在赛道入口检查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证件是否齐全。

“可要说难,也真的难。无论是练习还是比赛,只要赛道开放,就需要上岗,比赛日通常要工作到比赛和颁奖结束,志愿者们轮班站在雪地里值守

直到晚上。

虽然条件艰苦,但张鸿博从未抱怨,愈发珍惜这一难得的经历。“冬奥志愿者的工作很有魅力,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还能学到很多知识,有机会成功入选,我很幸运。”

冬奥舞台上,活跃在比赛场馆的志愿者们各司其职、辛勤付出,保障一场精彩赛事顺利呈现。

李斯达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张家口人,他从小喜欢滑雪,这次在家门口举办冬奥会,他第一时间报名成为志愿者。

李斯达工作的赛场内有5个不同的计时点,每一个点都设有观察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观察员相当于手动计时员,每通过一名运动员,他们需要将其号码布上的信息输入计时记分系统。当电子设备出现问题时,这些工作便显示出重要性。

在寒风呼啸的露天计时点,一场下来,李斯达和同伴常常冻得手脚麻木。但为了这一刻,从英语口语到冬奥常识,再到应急演练,几个月以来的每项培训他都认真刻苦,只为在赛事服务时万无一失。

一身“天霁蓝”,一颗火热心。一个个像他们一样的冬奥志愿者,奔忙在两地三赛区,温暖着赛场的每个角落。

悉心服务,尽显热情周到

夜色渐深,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一楼大厅依然灯火通明,其中不乏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第二天的闭环车辆有哪些线路、车次及时间如何安排、跨赛区怎样换乘……交通信息咨询台前,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志愿者关淇匀贴出的双语示意

图,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热门赛事越来越多,我们想到了这个办法,用制图软件专门制作了思维导图和表格,便于大家直观清晰地了解这些信息。”关淇匀说。

自1月上旬来到主媒体中心,她和同学们一天三班倒,将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北京冬奥会结束。

尽管时间跨度较长,关淇匀和同学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能够帮助大家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有机会为冬奥尽一份力,很幸运,也很幸福。”

一道道流动的蓝白风景线,一张张灿烂的青春笑脸,唱响青春的礼赞。

“房间的马桶堵了,能否派人帮忙处理一下”“酒店便利店几点营业”……解决闭环酒店内外籍人士的各种问题,成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陈建碧的日常。

自1月中旬进驻以来,她和首都经贸大学学生张蕾心、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孙若楠三人作为北京塔里木石油酒店住宿业务领域志愿者,充分发挥自身语言优势,为酒店和外国客人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

“我们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酒店前台人员的角色,在志愿服务中充分体会到了他们的辛苦,也提升了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次难得的实践。”陈建碧说。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住宿业务领域志愿者的无法到现场观看比赛,她们却笑着告诉记者并不遗憾:“志愿服务分工不同,这里的经历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冬奥时刻’。”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失,只为他人方便,这是志愿服务精神的最好写照。

北京冬奥会如何进行兴奋剂检查?

——专访WADA主席、副主席和总干事

9日深夜,北京冬奥会官方信息系统消息,国际检查机构(ITA)发布报告称,一名伊朗男子高山滑雪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结果异常。这是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公布的首例兴奋剂检测结果异常案例。

在反兴奋剂领域,人们经常看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国际奥委会(IOC)、国际检查机构(ITA)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他们的角色有何不同?北京冬奥会兴奋剂检查有何新特点?未来的反兴奋剂工作将如何发展?

近日,在新华社北京冬奥会前方报道中心演播室,当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最高领导层——主席维托尔德·班卡、副主席杨扬和总干事奥利维尔·尼格利一起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谈分工:奥运兴奋剂检查中IOC、WADA、ITA、CAS各做什么

奥运期间的兴奋剂检查,相关各方机构包括IOC、WADA、ITA和CAS。班卡介绍了各方的作用。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为领导和协调全球反兴奋剂工作的最高机构,会在奥运会期间派出独立观察员,监督兴奋剂检查工作。班卡说,该项目自悉尼2000年奥运会以来在历届奥运会都在运行,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让运动员和公众相信,有一个独立团队确保一切按规则进行;二是赛后撰写总结报告,“独立观察员与赛事组委会和国际检查机构直接互动,如发现问题可及时调整。”

负责本次冬奥会具体检查工作的国际检查机构是个新组织,于2018年正式开始运行,其产生的背景是国际奥委会为确保奥运会等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名下各种大赛兴奋剂检查的公正性所设立的独立反兴奋剂检查机构。

与此同时,从平昌2018年冬奥会起,为了不让兴奋剂处罚更具独立性,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专门设立新的反兴奋剂部门,处理兴奋剂相关处罚上诉问题。

谈冬奥:干血点检测首次成为常规检测手段

谈及北京冬奥会兴奋剂检查的特点,尼格利介绍说,第一,无论检查数量还是参与的全球检查机构数量,北京冬奥会的赛前检查是历届冬奥会规模最大的。

第二,赛中兴奋剂检查方式包括血检、尿检,同时干血点检测也首次成为常规手段。该技术是取运动员一滴血放在试纸上以测试是否含有违禁物质。这种方法对运动员损伤极小,血液在试纸上迅速变干,很好地保存了一些不稳定的违禁物质。此外,这项技术所使用的器材较传统方法更经济,容易保存也便于运输。

对此,班卡说,干血点技术经过东京奥运会试验之后,在北京冬奥会正式成为常规检测手段之一。“干血点是反兴奋剂中振奋人心的技术发展。与传统形式相比,它具有采集更便捷、运输和储存更方便等优势,这让它成为已有的样本收集方法的强有力补充。”

据了解,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是这项技术的发起方之一,从2019年开始与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检查机构、美国反兴奋剂中心等共同进行研发等工作。北京冬奥会中所使用的干血点检测器材也是中心与浙江大学、国药集团和浙江奥泰等单位合作研制的。“中国是我们

研发这一技术的小组成员之一,各方共同努力研发来确保新技术得以实施。我相信这种(检测)方式将为未来的反兴奋剂工作带来颠覆性变革。”班卡说。

谈合作:以运动员为中心

2019年底,我国冬奥首金得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波兰人班卡当选主席。

班卡介绍说,他与杨扬都是运动员,而WADA也是以运动员为中心的机构。“我们两个退役运动员有同样的心态、想法和处事风格。我们成为这个机构的领导,与尼格利一起组成强有力的领导层,这对反兴奋剂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杨扬上任以来,一直倡导从源头端抓反兴奋剂工作。在她看来,对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进行教育,从源头端切断使用兴奋剂的念头很重要。“北京冬奥会前,我们针对参赛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约3500多人,开展了线上反兴奋剂教育和学习考试课程。”

“有了当运动员的经历,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体系下,我们的父母、教练、队友和队友,那些每天伴随我们长大的人,对运动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让他们了解干净运动至关重要。否则,运动员就将误入歧途。”杨扬说。

谈疫情:兴奋剂检查维持正常水平

疫情之下,世界各地旅行受限,而这这对兴奋剂检查造成了影响。不过,班卡表示,经过各方努力,2021年的兴奋剂检查维持了正常水平。他举例说,在去年最后一季度,尽管全球遭遇奥密克戎疫情,但每月收集的兴奋剂检查样本仍超过2.4万件,而2021年赛外兴奋剂检查也比2019年的整体数量高很多。

“在北京冬奥会之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敦促所有反兴奋剂机构对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进行赛前检测,也告知相关机构,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检查机构将依旧免费提供奥运赛前检测样本的长期存储服务,该举措是为了在将来科技进步之后,对样本进行进一步分析。”班卡说。

在他看来,即便遭遇了疫情挑战,兴奋剂检查工作从未止步。他开玩笑说,“反兴奋剂从来不曾睡觉”。杨扬也强调,“我们所做的,是努力保护体育运动的纯洁,这是体育和奥运的未来”。

谈未来:开启反兴奋剂新时代

展望未来,班卡认为如今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六七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和团队一起多策并举,完善反兴奋剂体系。“除了杨扬提到的教育,我们还与有关机构加强合作,比如我们与欧洲刑警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都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这将帮助我们搜集相关情报。”班卡说。

随着兴奋剂“入刑”,中国治理兴奋剂的法律法规愈加规范完善。对此,班卡非常赞赏,他说:“只有通过与合作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才能加强反兴奋剂工作。我知道中国政府和负责反兴奋剂的相关部门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班卡专门提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20-2024年发展规划,其中的标题就是“领导反兴奋剂进入新时代”。“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标题,而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目标。”他说。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高山滑雪选手张洋铭:

超越自己,就是胜利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10日电 在10日结束的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全能比赛中,中国选手张洋铭先后在滑降和回转两个项目亮相,最终他排名第16位,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中的历史最好成绩。

“今天感觉还不错,我自己打50分吧,比上一场超级大回转的表现多10分。”赛后,张洋铭对记者说,“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给自己的目标。”

这是最近四天内,张洋铭参加的第三项高山滑雪比赛。今天他在间隔仅四个小时的滑降和回转项目中连续出战,赛后这位27岁的“老将”坦言,“连续高强度比赛后现在身体非常累,不过更大的困难我都克服了,这不算什么。”

张洋铭过去主要练习回转、大回转等高山滑雪技术类项目,为了在北京冬奥会上突破自我,他近两年苦练挑战性更高的速度类项目。“刚上速度赛道我就摔伤了,右腿的小腿骨折,当时我就觉得完了,可能与高山滑雪无缘了。”他说,“但是后来国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为我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帮助我治疗,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康

如初了。”身体恢复后,心理的恐惧是张洋铭必须克服的另一个障碍。“在练习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之前,我从没体验过每小时120千米以上的滑行速度,当呼呼的大风从身边刮过时,真的很害怕。”他回忆说,“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我只有更多地练习,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练速度类项目,后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滑得越来越自如,也就不再那么害怕了。”

北京冬奥会上,张洋铭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国男子高山滑雪选手之一,取得了滑降、回转、大回转等6个小项的参赛资格。在2月7日进行的第一项男子滑降比赛中,张洋铭出现失误未能完赛,但这并未影响到他接下来的比赛,在此后的超级大回转和全能项目中,他都平稳地完成了比赛。

“滑降比赛那天出现失误,一部分原因是我想挑战一下,走一条最快但相对危险的路线,虽然失误了但我的心态一直没变,后面的比赛我也是尽力去拼,努力展现最好的自己。”张洋铭说,“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勇于超越自己,对我来说就是胜利,拼就完了!”

北京冬奥组委多策并举应对极端天气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本周末,北京和河北或将出现降雪、降温天气,北京冬奥组委10日表示,正多策并举保障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北京冬奥会的顺利进行,同时保障相关涉奥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表示,“冬季运动本身就包括对大自然的挑战,当然我们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保障好赛事的正常、顺利举行,同时也保障好运动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等的安全和健康。”

赵卫东介绍,面对极端天气,北京冬奥组委将加强精准天气预报,“在延庆和张家口已经建立了成体系的天气监测网络,努力实现‘时间上分钟级,空

间上百米级’的精准气象预报。我们将与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等利益相关方密切协作,及时启动竞赛日程变更程序,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冬奥相关场馆也做好了准备。赵卫东说,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制定了包括扫雪、除冰、防寒物资、车辆防滑等工作预案。“我也想提醒记者朋友,如果去现场采访,要记得带好保暖衣服。”

冬奥会比赛中,运动员受伤很常见,如何保障他们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说,针对冬奥会伤病特点,北京冬奥组委组建了一支强大、专业、高水平的医疗救治队伍。

“目前三个赛区的三个冬奥村都有

综合诊所,另外有138个医疗点,其中包括了场地、运动员的医疗点,我们在赛场内还设置了98辆救护车,保证随时能将伤员转移到定点医院。”黄春说。

他说,综合诊所和医疗点的医务人员均来自北京和河北的大型医院,配备的设备和救治流程标准也都经过国际奥委会认证。“一旦运动员受伤,我们会第一时间和他们的队医确认,之后会在现场救治。一旦需要转院,我们会安排他们移出场外,送到救护车上,通过闭环转运。我们有41家定点医院,最快的急救转运车5分钟可以到达,最长也不会超过27分钟。”

黄春表示,紧急情况下,比如高山滑雪项目所在的延庆赛区,以及张家口赛区,还各配备直升机开展救援。“截至

目前,(冬奥会)受伤人员都是轻伤,没有重症。我们通过及时、有效、专业化的救治,确保伤情稳定,也确保赛事顺利进行。”

有记者问,有媒体把首钢滑雪大跳台旁边的冷却塔描述为“核设施”,对此,赵卫东直言“简直是天方夜谭,荒谬至极”。他说,这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它利用首都钢铁公司的冷却塔进行升级改造,是世界上首座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

他还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到首钢园区考察过,他多次把首钢园区作为北京冬奥组委践行可持续发展,节俭办奥的成果,称之为‘让人惊艳’的城市规划和新范例。”